●从维熙专栏●

■读人与被人读,是灵犀的碰撞与融合,无论同向与逆向,都具有和读书一样的乐趣。

被人阅读

□从维熙

随便一个人，能被外界小心地阅读吗？答曰：能。

其实，人世间最不耐读的是婴儿，皮球般的脸蛋，花生般胖胖的五指……但即使是婴儿，也能读出几分味道来，大音乐家贝多芬就曾把婴儿啼哭比作“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”；那么，婴儿的笑靥，就可以比喻为无一丝云影的万里晴空了。

随着年纪的增长,生活使人变得越来越耐读起来。尽管人们面额上没印文字,但仍然可读,特别是到了成熟的中老年,每个人都是一部辞典、一部历史、一部经卷。摄影艺术家为了展现人的成熟,常常把镜头的焦距对准中老年人眼角眉梢的扇形鱼尾纹,那一条条深如沟壑的褶皱,仿佛深藏着采掘不尽的‘乌拉尔金玉’一般——社会学家从中寻觅历史,文学家从中透视深埋其中的苦乐人生,哲学家从中剖析人性善恶,医学家从中判断健康状况,心理学家从中管窥血型和性格。

人生是一部“大百科全书”，而这部集大成之作，只有到了中老年，才由社会雕琢编撰而成。在世界吉尼斯之最的纪录中，偏偏视物而不见人，这不能不说是编撰者出于猎奇而产生的视觉的偏斜；忽略了人生这部大书，造成“纪录大全”之不全，实在是件憾事。

我喜欢读人，也愿意被人阅读。读人时，我能透过温文尔雅的各色面纱和网罩，像看马戏一样欣赏一条条变色龙在季候风中的蜕变表演。因而，我读人时就有了大肚欢喜佛深悉人世千奇百妙之乐。

当我被人阅读时，也颇为逍遥。有一年春天，曾有机缘去觐见黄河。河南电台一位叫刘红的记者，在三门峡采访我时，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，她说：“我所以请您谈黄河，因为您的额头上，刻着黄河历史中的某些沧桑。”捕猎的对象很准，这说明我时刻也在被人阅读。

多年之前,我曾与张抗抗、梁晓声、刘心武、莫言以及王朔,被人邀请到西安去签名售书。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老者,手拿一本昔日他买的《走向混浊》一书,一会儿看我,一会儿端详该书扉页上的照片。如此这般地读我读了好一阵子,才确信我不是张三李四,而是该书作者,便走过来对我说:“几年前的照片,您额头皱纹这么深。现在,您反而显得比过去年轻了。”我回答这位读者说:“照片上是真实的我,今天为了不亵渎‘上帝’的盛情,我特意修理了一下门面。坐在您面前的,是‘演员’的我。”

很有意思吧，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人阅读，都因为我额头嵌有深深的历史褶皱。读人与被人读，是灵犀的碰撞与融合，无论同向与逆向，都具有和读书一样的乐趣。但这种乐趣，偏爱中老年人，因为人只有到了成熟季节，目光才具有X光射线的透视功能。用久经修炼的火眼金睛，去玩味一下假面君子，实在是一种享受、一种快慰。

当然，自己也要经受得住别人目光的辐射:如果是磊落人生，非鸡零狗碎之徒，那么，被人反复阅读，则更其乐无穷。

女儿的幽默

□游宇明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钱锺书先生的女儿钱瑗，曾经画过这样一幅漫画：钱锺书在家中一边碎步行走，一边专注地看着一本书，他穿的裤子松松垮垮，完全淹没了身材。钱瑗给漫画取名为《裤子太肥了》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某年夏天,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钱锺书在家读书,他坐在一把高高的靠椅上,打着赤膊,因为弯腰,胸脯和肚子的脂肪堆成一座小山包,脚上则悬空趿拉着拖鞋,大约是累了,想锻炼一会儿,双手一前一后在胸前转动着,神情极其专注,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改其色之态。钱瑗将此景画了下来,画的右下方注曰‘副院长暑读书图’,人物非同一般的身份与家居的不修边幅构成鲜明的对比,调侃的意味溢于纸面。

1990年1月9日，钱瑗又作了一幅题为《爸爸作丑态》的漫画。画中的钱锺书先生戴着一顶巨大的帽子，眼镜框的下沿差不多与鼻尖碰到了一块儿，下唇翘得像大拇指，高过鼻尖，旁边有话：“衣冠端正，未戴牙齿。”

钱瑗不仅漫画画得饶有趣味，给父母写的信也处处显出“天真烂漫”，一点也不像将近六十岁的人之所为。钱瑗出生于1937年，属牛，因此，她在这些信中从不称自己的名字，而以“Oxhead”或“牛头”代之。信中的内容也无一般儿女跟父母说话时的一本正经，而常以玩笑口吻出之。钱锺书先生平生最后一次住院，自知不起，特别想念女儿，但他知道女儿也因脊椎癌住进了医院，无法前来探望。卧床已久的他特地坐起来给女儿写了一封信，这使钱瑗特别高兴，立即写了一封回信，信中有这样的内容：

“星期一我去做了CT，医生说胸水又少了，骨头的情况也有改善，不过仍不许我‘轻举妄动’——不可以猛然翻身，在床乱滚。我就‘文静’地移动，这就比完全仰卧不许动有很大进步……我每天晚上和mom、老guy通过电话后，就看侦探小说，相当‘乐麦’。”

1997年，钱瑗给父亲写信祝福新年，信封上写着“pop爷收”，落款是“牛头寄”，旁边画着一张胖胖的人脸。信中说：“拜年，拜年……我听你要给我写信，其实可以省了，因为mom每天都与我通长电话，你的情况我都知道，我的情况她也告诉你，这样，咱们就都省事了。我现在吃得多，出得多。脸是‘翻司法脱脸盘肥’。我的阿姨文化不高，不过最近她把我问倒，她问我‘什么是哲学’‘什么是散文’……”据杨绛先生解释：“翻司法脱脸盘肥”是一句笑话书上的“洋泾浜诗”，钱锺书先生以前常常以此逗钱瑗，钱瑗用在信中，与其父开玩笑的意味不言自明。

同是这段时间，钱瑗也写信给母亲杨绛祝贺新年。其实，她当时的情况极其严重，脊椎中的癌细胞大幅扩散，已无法进食，只能靠医学方法维持生存。信的主体内容是一首诗：“牛儿不吃草，想把娘恩报。愿采忘忧花，藉此谢娘生。”这样的时刻，钱瑗也不忘幽默一把，在诗中使用了“牛儿不吃草”这样的婉语。

钱瑗的幽默与其专业背景有关。她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加上曾在英国留过学，深受西方文学的熏陶，而西方文学恰恰以幽默见长。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父母的潜在影响。其父钱锺书先生智商过人、学识渊博，一生好作谐语。小说《围城》这样写一个小孩子的肖像：“眼睛两条斜缝，眉毛高高在上，跟眼睛远得彼此要害相思病。”在同一本书里，钱锺书先生这样写人的受骗：“没受教育的人，因为不识字，上人的当；受教育的人，因为识了字，受印刷品的当。”有的人只在文字里幽默，日常生活中则变得索然寡味，钱锺书先生不同，他在生活中同样非常风趣。

一位英国女士读了《围城》，生出想见钱锺书先生一面的愿望，钱锺书婉拒说：“假若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，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？”1991年，全国十八家电视台联合拍摄《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》，要拍钱锺书先生，钱锺书谢绝了。有人告诉他被选入者可以获得一大笔钱，钱锺书先生淡然一笑说：“我都姓了一辈子‘钱’了，难道还迷信钱吗？”

杨绛也很诙谐。杨绛年轻时长相漂亮、举止优雅，很多男生追求她，有一位富家子弟跟她搭讪：“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”杨绛回答：“朋友，可以。但朋友是目的，不是过渡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不是你的女朋友。”

2004年，《杨绛文集》出版，出版方计划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以壮大声势。杨绛不乐意，她说：“稿子交出去了，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。我只是一滴清水，不是肥皂水，不能吹泡泡。”

杨绛有一次生病,老家无锡的记者去看望她,她说:“一点小毛病,没啥大碍,我是来给身体加加油的。”面对记者的祝福,她幽默地说:“我已经一百多岁了,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,我是慢慢地往来的路上走。”

钱瑗的经历告诉人们：父母的今天往往是孩子的明天，操守、才华等大的方面自不必说，有时连语言、思维习惯都是如此。为人父母者，自当深长思之。

热闹的湖畔火山

□梁陆涛

从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出发,中巴车像一艘轻捷的快艇,飞驶在翠色的海洋上。天地、山坡,连晴朗的天空仿佛也染成了一汪碧色。举世闻名的罗托鲁瓦湖,静静地袒露其中。

据记载,罗托鲁瓦湖大约形成于二十万年前一次规模空前的火山爆发。山体内部一个巨大的岩浆房的塌陷,造就了新西兰北岛的第二大湖。绿草环绕的罗托鲁瓦湖畔,一群灰白色的鸽子,在绿茵茵的草坪上,“咕咕”叫着四处觅食。坐在长椅上的青年,怀里抱着吉他,微闭着双眼,旁若无人地弹唱着歌曲。罗托鲁瓦湖周围的地热十分活跃,蒸腾的热气在宽阔的湖面上,氤氲出淡淡的雾岚。湖中含硫量很高,湖水呈现出一种神奇的绿蓝色,是那种透着暗褐色的绿蓝。清澈的湖底寸草不生,间或有黑色的鳟鱼成群结队地游来游去。

罗托鲁瓦湖的天鹅也是黑色的,只在头部突出着一绺醒目的红,看起来是那么的高贵、典雅。黑天鹅游到岸边,会挺起高傲的颈项,向热情的行人乞食。几只灰白色的鸥鸟,箭一般飞掠而过,在平静的湖面上啄出一波一波的涟漪。

法卡雷瓦雷瓦森林公园，距离城区很近。丽日晴空下，清新、明亮的阳光在密不透风的森林上空，铺了一层绿油油的光亮。远远看去，好像从天上降下一袭硕大无朋的伞盖。亮闪闪的盖头下，那些绿色的精灵，像一个个清纯娇艳、温柔可人的新娘，静静地守候着这翠色的原野。这座公园始建于1901年。当时，曾引进了上百种树木，存活下来的有五六十种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就是那种挺拔的美国加州红杉。加州红杉是世界上最高大的树种，常可达百米上下，俗称“森林巨人”。

一走进这座公园,便有一股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,胸腔好像都有些隐隐作痛,让人不敢深呼吸。曲径通幽的林间小路上湿漉漉的,有些腻滑,像刚下过雨。小路两旁各种各样的树木参差生长,错落有致,树身上藤萝缠绕,苔藓斑斑,为这幽闭的世界蓬勃起一种昂扬的生机与活力。越往深处走树越高大,林中的光线也越暗,越幽静。葱茏葳蕤的林间,间或会有一汪水潭,不大,水也很清,却黑洞洞的,一眼望不到底,给幽静的林子平添了几分神秘与恐惧。

加州红杉,生命力极强,有点像人高马大的欧洲美女,茕茕子立,直插云天,让其他树木自惭形秽。更令人惊叹不已的,是一棵倒地的红杉,直直溜溜的树身上,不知什么时候,齐刷刷生出了七株新枝。

一百多年前,发生在法卡雷瓦雷瓦的一次火山运动,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一次凤凰涅槃。重生后的这一片山丘,在大片大片的森林之外,又高低错落成无数个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台地。台地上空不分昼夜地蒸腾着黄白色气体,气体中浓烈的硫磺味儿,常常呛得人喘不上气来。

火山喷发,还连带提供了地热资源。滚烫滚烫的地下水冲破薄薄的地壳,在这里,在那里,形成了一个个间歇喷发的温泉和大小不等的泥浆池。泥浆池有点像过去农村盖房修屋时淋了水的石灰池,“咕嘟咕嘟”,一刻不停地冒着热乎乎的气泡。地热涌泉则是间歇性的喷射,忽高忽低,忽缓忽急,没一点规律,完全任由着自己的性子。最壮观的要数那些由于火山喷发,二氧化硅流进火山湖而形成的熔岩台地。大大小小的台地上,粉红与灰白相间的硅石在阳光下闪闪烁烁,斑斑驳驳。衬着背后茂密的森林,远远看去,恍若一座座开满鲜花的花池,五彩缤纷,绚烂多姿。

忽然,不知是谁惊呼了一声。只见五六米开外的台地上,一股股冒着热气的水柱,带着‘哗——哗——’的水声,竞相喷发,冲天而起,高可达二三十米。这时,从搭建在台地上的木板桥上走过,便觉得桥下的地壳似乎也在蠢蠢欲动,仿佛那深埋于地下的,其实是一个个滚烫的生命。这生命不甘寂寞,不断蓄积,不知何时,就会从脚下喷薄而出。

冬日,那缕阳光

□姚彩霞

清晨，推门一看——下雪了！

今年雪来得迟，雪后几日便是农历的冬至。天空瓦蓝，白云锦绣，雾霾遁形，整座城市随即振作得令人心疼。

满街满巷的树木尚未落去绿色或黄色的叶子，那种初冬的光彩把最初一场雪映衬得分外洁白。三两个上学的孩子在雪地里嬉戏，不时摇落树上的积雪，撒得人满头满面。一棵棵茁壮的法桐，枝叶之间，少了麻雀叙谈，周围看起来的确有些清静。很巧吧，碰上了今年第一场雪，这座城市当中的道路、房屋、树木连同空气，在风中与轻盈朗润的雪花轻轻地拥抱着。

冬至这天，家里人寻思着亲手包饺子，只要工夫来得及，足可以把新鲜的饺子带给同事品尝。那时候，我就成了众人当中的头头儿，快活地打开餐盒，让人们闭上眼睛，平心静气地猜……这很像江南人品尝一盏新茶，又像日本人打开第一坛清酒，似乎每个人的心中都装满了可圈可点的诗情画意。正当同事们摸不着门道时，我瞬间亮出了馨香四溢的新鲜饺子，在人们的惊呼声中，捏起一只，又捏起一只，末了，一一塞进人们惊喜的嘴巴里。

想想看，究竟什么馅儿能香到每个人的骨子里呢？不客气地说，很少有人猜对。其实，谜底恰恰是槐花。想不到吧，冬天也有槐花。

按照农历节气，每逢冬至，黄河以北的人们都惦记吃饺子。至于那些南方人也有自己的美食，当然，饺子换成了汤圆。今年，格外有趣，天不亮就爬起来，和面、剁馅、擀皮与包捏，煮后凉白开过水。提前将冷冻的槐花拎出冰箱来解冻，谁能猜出来，冬天的槐花也能变成厨房当中的美味。

还用问吗，这种烹饪方法称得起享誉冬天、笑傲初雪的一大“创意”。

这种出人意料的“创意”使同事们欢聚、品味，恰恰是这些人，成全了滋味独特、唇齿留香的饺子。虽说槐花不在冬天开，不过，那阵阵暖香会留下奇特体验，使得今年的冬至，挽住了新春的情调。

小时候，不只一次吃过槐花，那时，每一朵奶白的槐花都不是用来包饺子的。小心翼翼地摆弄新鲜的槐花，接着，洗净、沥干，裹上面粉在锅里蒸熟，浇上油盐酱醋调制的蒜汁，拌匀。那时，闻到雅致、洁润的香甜味道，立刻就馋起来了。当菜又当饭，每次狂吞两碗都不够。

嫂子告诉我，槐花包饺子尤其好吃，最好是在冬天。将深山里正值盛花期采摘的槐花，冻到冰箱里，嫂子叫女儿坐一夜火车，专程送来了。

长嫂为母。父母不在了,嫂子是家里最亲近、最可依赖的人。不管路途远近,东西贵贱,只要她家里有,且知道我也喜欢,她就会备下一份,或邮寄,或叫家人或自己亲自送来。除了槐花,还有芝麻油、花生米、馓子、干菜与水果……

这些东西不难买到，经了嫂子那双手，即便吃过、穿过或者用过，那种新鲜的感觉确实与众不同。这些物什，似乎带着嫂子的气息与体温，也带来了母性的慈爱与女子的宁静。

气温尚高，初雪犹如一片轻盈、飘渺的云，一转眼，就消逝得无影无踪。冬至之后，雪还会来。正如古人所描绘的“风吹雪片似花落”“飞入梅花都不见”。华北的冰天雪地，总可以在季节深处寄托一份思念、一丝温暖，恰如那一缕裹挟春意、直抵人心的冬日阳光。

童年掠影

□贾永辉

童年印象，深深扎根在我内心深处。

那是一个美丽的村庄。一切都是那么简单、淳朴,那么清新、自然,像一幅精美而又淡雅的国画。那个村庄的一切,在我眼前时而清晰,时而模糊,时而遥远……不知道是自己不愿忘记它,还是它不愿离弃我。

那时候，不论看什么，感觉都是那么高大、那么宽广。小孩的眼睛，看什么大概都是那样的感觉吧。仿佛又一次看见一条宽阔而平坦的土路，笔直地通向村里。路两旁，各栽着两排成人胳膊粗的杨树，伴着这条路一直通向几里外的村庄。

道路两旁，还有绿油油的庄稼地。庄稼地中间，不规则地凸起几间简陋的小房，旁边生长着几棵柳树。温柔的风拂过，柳枝左右摆动，空旷的野外，显得那么清净而又自然。在这片风景里，农人们用一道道田埂，把庄稼分成一片片均匀的畦田，犹如一张硕大的棋盘。原来，他们长年在和老天爷下棋。

站在这条路上，远远朝村里看去，根本不像村庄，倒像一片绿油油的树林。家家户户的院落里生长着树木，长长的枝杈，隔着院墙连成一片，掩映着一座座房屋，感觉人们是在枝叶茂密的树林里生活。那树叶，从春天的淡绿，到秋天的墨绿，绿了人们的眼睛，绿了人们的心，更绿了我的记忆，绿了我的梦。在后来好多年里，那片绿色成了我梦中的一部分，支撑着我的精神生活。

那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是很宽的土院墙，看上去十分坚固。如果年头长了，下大雨倒不太要紧；要下起连绵小雨，土墙吃透了雨水，有时会坍塌。这样的墙上还时常长些茅草，树籽掉在墙上，会长出小树苗。茅草、树苗得不到肥料，长时间都是淡绿色，就像缺乏营养的孩子。

村里的房屋大都比较陈旧、低矮，外间屋的两扇门和带着方格的窗，被岁月冲刷得失去了本来的颜色。秋去冬来，人们就糊上平时积攒的报纸，屋里的光线暗下来，有了过冬的感觉。到了农历腊月二十几，人们才肯花两三毛钱，买几张白毛头纸，糊在窗上，屋里顿时显出几分明亮，院子里也有了几分迎新春、过新年的感觉。

日子虽然艰苦，但处处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和农家朴实的美感。多年后，那段岁月在我沉静下来的内心慢慢复活，渐渐清晰，潜意识里形成的那种美感，带我又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胡同里。村里人管小胡同叫“伙临道儿”，意思是，不管胡同里住着几户人家，这条道都是伙着的，不属谁家私有。

村子里总是散发着泥土的芳香，那芳香弥漫在房前屋后，尤其是到了晚上，似乎更加浓郁。那时候还小，不晓得如何形容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才知道那叫沁人肺腑。

农人们劳作了一天，晚饭后，有的早早睡下，有的相互串个门，坐在院子里扯会儿闲话，用这种方式缓解白天的疲乏。这时候，空旷的街里就会喧闹起来，一个个淘气的穷小鬼，欢快地追逐、打闹，做着自己喜爱的游戏。清脆的笑声给寂静的夜晚增添了无比的欢乐。

尤其在有月亮的晚上，月亮那么圆，那么亮，就像一个干净的、会发光的硕大圆盘。孩子们站在街上，认真地看着那个冉冉升起的圆盘，惊诧地赞叹她的硕大、她的明亮，好像要把这硕大、明亮永久地记在心里。在明亮的月光下、在赞叹和惊诧中开始玩耍，似乎是另一种心情——更尽兴，也更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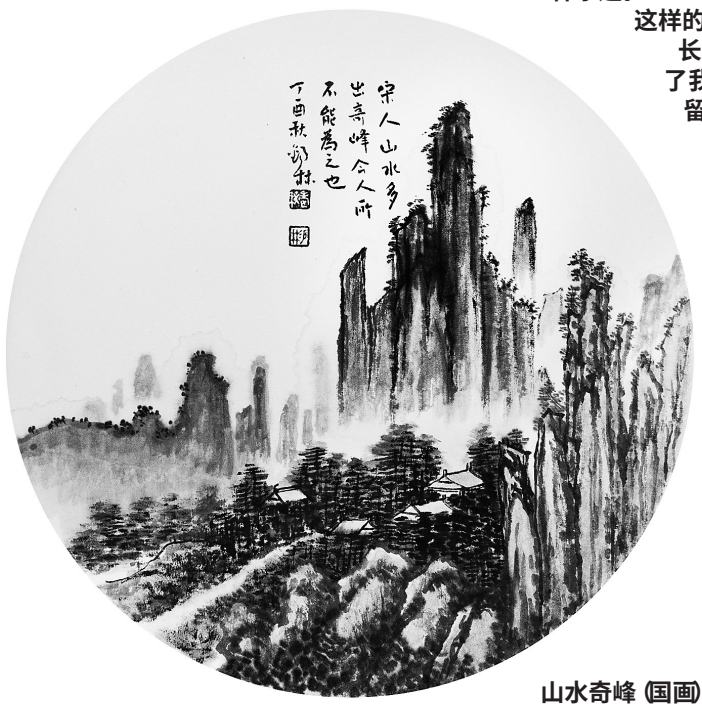
白天，孩子们欢快地玩拍四角。有时候，高高举起的手拍下去，不小心将食指戳到地上，将指尖顶出一个血泡。虽然疼得紧皱眉头，龇牙咧嘴地噙着泪花，但还是不管不顾地继续玩下去——那是一种无法割舍的乐趣。

稍大几岁的孩子玩弹弓。弹弓对于我们这些小不点儿来说，是一种高级玩物了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会按葫芦画瓢地学着做。我们玩弹弓，不知怎么回事，经常会把石子弹到左手的大拇指上，大拇指立刻就会肿起来，让人疼得噙着泪花，疼得吸凉气，感觉发麻、发胀——那也是一种乐趣。

这样的乐趣还有很多。

长大了，感觉那个时代远离了我，而我却没有悲哀，只有留恋；没有怨言，只有回忆。时常静静地回忆儿时的淳朴和快乐。在记忆里，仿佛又看见了当年小伙伴们活蹦乱跳的身影，我跟随着他们，蹦的是一种欢乐，跳的是一种喜悦。

我的童年生活，就是那么无忧无虑。



山水奇峰（国画） 秘锡林/作